

有關日據時期台灣女子教育的一些觀察

游鑑明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

一

目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觸角已延伸至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等層面，其中女子教育問題尤其受到重視，研究成果也較為豐碩，蓋因女子教育是傳統婦女走向現代的原動力，凡是婦女自覺、婦女就業或婦女解放運動的展開，無不拜教育之賜，因此，研究女子教育有其重要意義。惟有關女子教育的研究多偏重全國性，並集中於清末民初；致而忽略不同地區的差異問題以及女子教育的延續發展。有鑑於此，我選擇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為研究，並提出五項課題：其一、日據以前台灣婦女的教育情形如何？其二、於殖民體制中成長的女子教育是如何建立的？其三、影響女子教育發展的因素何在？其四、此期台灣的女子教育是否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？其五、殖民教育是否改變婦女的角色與地位？

二

根據上述問題，提出個人觀察所得，就第一項問題，我以較接近日據時期的清代為個案，發現清代台灣婦女受傳統「重男輕女」觀念的影響，過著兩性不平等的生活，雖然由立嗣、管理家產、教育子女、謀生與自衛等方面可以看出，台灣婦女頗為自主、活潑，且具有較高的家庭地位，惟這些角色和行為，並未使她們獲得令人滿意的社會地位；影響所及，有助於提昇婦女地位的女子教育並未受到鼓勵。有關教育方面，此期的教育可分成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兩種，前者包括家庭教育與書房教育，然而，有機會接受教育的，僅是上層社會的少數女性，教育的內涵也侷限在「賢妻良母」觀念的闡揚和傳統禮教觀念的強調；後者指的是由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置的淡水女學堂和新樓女學校。有鑑於台灣的陋俗積弊，基督教長老教會以改善婦女地位和訓練女性傳教士為設校目的，值得注意的，此兩所新式學校與傳統教育的最大不同有二：一、提供現代化教學和訓育方式，擴充婦女的知識；二、提昇受教婦女服務社會的先例。惟實際教育的對象多半是平埔族女性，同時人數有限，未能產生重大影響，歸究其因，乃是缺乏教育女子的社會環境、台灣士紳的支持以及

廣泛的宣導方式，以致難以突破教育的瓶頸。總之，清代台灣的女子教育是在不受鼓勵的環境中成長，其影響力極其有限，迨至日人據台，無論傳統或新式女子教育始有重大的轉變。

就第二項問題，首先將日據時期分成漸進主義時期、同化主義時期與皇民化時期等三個階段，以探討殖民教育政策與制度的演變。綜觀之，此一時期台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在漸進原則下，逐步強化其同化主義方針，並以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為特徵。至於在此教育方向之下，總督府如何建立女子教育目標和女子學制？在女子教育目標上，蓋因教育是台灣總督府達成同化的主要手段之一，於是建立女子教育的基本目標與男子教育大體一致，亦即在精通日語和養成日本國民性格。但為強調女子特性，兩性單軌或兩性雙軌的女子教育均以「涵養婦德」為目標，此一目標是淵源自日本國內女子教育方針，明言之，「涵養婦德」有培養賢妻良母和忠貞不二女國民的雙重任務，並為日據時期教育女子的主要目標之一。

在學制的建立上，此一時期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學制系統，並隨著殖民教育政策的演進於 1922 年確立女子教育系統，此後女子教育呈現質與量並增的現象。然而，在殖民教育的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影響下，並未建立公平均衡的女子教育，加以兩性不平等觀念的存在，使得女子教育成為殖民教育體制中最弱的一環。

與台籍男生相較，除初等教育無所軒輊之外，其餘學制均不及台籍男生，不同之處有：一、中等教育的修業年限較男學生短少一年；二、女子職業教育至 1922 年始有規程標準；三、不曾建立獨立師範學校，女子師範僅是附設性質；也未設置高等教育機關，顯示殖民政府無意建立完整的女子教育。與日籍女生相較，相異之處有：一、公學校的修業年限較高等小學校少二～四年制，1941 年雖採同一學制，卻以不同的課程區別之；二、1919 年以前，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和修業年限均少於日籍女生，其後雖然開放日台共學，多數教育機關仍以容納日籍女生為主，誠乃女子教育偏頗不公的明證。

至於受殖民政府嚴格管制的私立女子學校，有的承自清末傳統教育或新式教育，有的應社會需要而增設，成為此一時期教育女子的另一管道；惟因缺乏殖民政府的扶植，部份學校無法持續成長，遂至廢校。

對台灣知識界而言，隨著女子教育的建立，他們抱持何種態度呢？由資料顯示，傳統地方士紳在殖民政府的勸誘和鼓吹下，逐漸體認到女子教育的重要，紛紛透過言論刊物倡導女子教育，並與關心女子教育的日籍知識分子桴鼓相應；由於女子教育發展遲緩，接受新式教育的男女知識份子也於稍後參與宣導。從有關的五十五篇專論中發現，他們均鼓勵女子接受教育，惟強調的重點不一，致有相異的教育觀，一是齊家興國的女子教育觀；另一是解放婦女的女子教育觀，前者與殖民政府的

政策桴鼓相應，較能被接受；而後者強調藉教育來幫助婦女解放，與殖民政策背道而馳，致未能普遍宣傳。儘管有不同的教育觀，但知識份子由被動轉為自覺的言論，對女子教育的建立有極大的助益。

就第三、四項問題，首先，觀察女學生於初等教育、中等以上教育與留學教育的就學狀況，並進而瞭解影響女子教育發展的因素，另則是檢討此一教育制度是否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？有關女子初等教育的就學狀況，日據時期女子初等學校普及全台，受教育人口佔女子教育人口的大多數，故其發展關係著此一時期女子教育的脈動。根據數據顯示，至1919年之後，台籍女童的就學率始有明顯上昇的趨勢，但與台籍男生或日籍女生比較，仍在二者之下，在有資料可考的四十年間，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學齡女童未就學；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就學而能竟業者也不多，易言之，中途退學或輟學者居多數，以致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女童佔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。根據上述的數據，進一步觀察影響女童就學率的因素，所得的結論是，日據初期，由於社會傳統和陋俗的束縛，多數家長不願送女童上學；即使上學，也會因各種因素而輟學，例如天雨、節慶假日、交通不便、流行疫病、成績不佳或男童戲弄而輟學；部份中下層家庭的女童則因協助家務或參與勞動生產，經常缺席。其後，隨著社會轉型、殖民政府和民間有識之士的提倡以及社會改革運動的推波助瀾，台民對女子教育的態度逐漸轉為積極與主動，就學率也漸升高。然而能接受完整教育的仍有限，多半係以居住城市或出身中上社會家庭的居多，揆諸原因，除了仍與傳統社會觀念、家庭阻力與生產活動的參與有關之外，殖民政府本身措施的不徹底、缺乏公平也為因素之一；因此在師資缺如、教育經費短絀、教育機關有限、學費昂貴以及入學錄取方式偏頗的情形下，造成初等女子教育無法完全發展。

有關女子中等學校的就學狀況，以一般公私立中學而言，初期，雖然也有入學率偏低的現象，但在初等學校女童就學率日益增加的刺激下，中學女學生的入學率也隨之提高，以致產生激烈競爭的現象，甚至有要求增校的請願運動，於是受入學考試困難、台籍女生就讀的學校有限與學費昂貴諸因素的影響，有幸就學者主要來自中上社會家庭的女學生。惟在得之不易的情況下，中學女生的畢業率甚高，幾乎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。除了一般中學之外，為解決中等學校的供需問題，另有專業訓練的機構產生，例如女子實業補習學校等的設置，其中實業補習學校於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為發展盛期，且以家政學校佔多數。專業教育固然滿足部份女學生的求知慾望，但多半缺乏長程計劃，無法造就出真才實學的專業人才。

總之，由女學生的入學情形可知，無論是初等學校或中等以上學校的就學率於日據中、後期已漸升高。雖然反對女子受教育的觀念仍然存在，但顯然已非直接因素，代之而起的是，未有較多的學校來容納女學生，故一部份有志升學的女學生被

排拒於外。

瞭解女學生就學狀況之後，進一步討論女子教學與訓育等問題。在教學方面，1922年以前，採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，課程與教材著重台灣社會的需要和風俗習慣，迨至女子受教育的風氣漸開，教學活動始趨正常，課程標準也逐漸和日籍女校取得一致，惟日籍女學生享有多元化的智識教育，而台籍女生則偏重同化教育。整體而言，各級學校的課程有三項特徵：一、初等學校採兩性單軌制，男、女學生的課程差別不大，通常女生加增家政課，並實施男女有別的體操課程。另外，為奠定同化教育的基礎，以日語教學為本位；二、1922年以前，中等教育以技藝教育為主，改為普通中學之後，偏重一般性藝能課程；三、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強調專業課程，而且隨學校性質的不同，定有不同的標準。總之，女子教學活動在涵養日本婦德，藉修身、公民、日語、理化、裁縫和家事等科目的教材體現，並配合時勢變遷，發揮齊家興國的女子教育目標。

有關女子訓育方面，重視涵養德性、培養情操和訓練團隊精神，也以1922年為分水嶺，此前主在獎勵出席和革除不良習慣，此後則注重各項訓育活動的推展，並加強生活管理。為培養日本國民思想和情操，典禮儀式和禮儀的訓練為不可或缺的項目。此外，乃是經由班級活動、校內外活動以及住宿管理，灌輸德育、美育、羣育觀念；這些活動包括舉行班會、旅行、運動會、學藝會以及各項課外活動。大體上，各級學校的差別不大，不過中等以上學校強調自治自律訓練，活動的領域也較初等學校廣泛。

總之，教學與訓育活動主在培養忠良女國民應有的知識和品德，這種過度規律化和一致性的訓育或教學方式，顯得相當呆板；但因採現代化教學模式，加之，部份活動結合社教事業，使得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新知，也擴大女學生生活領域，塑造與傳統時代不同的新女性。

由上述初等和中等教育可以看出大多數女學生求學的情形，然而，由於這些教育未能提供進一層的教育機會，故有部份的女學生負笈留學。雖然，女子留學教育不在殖民教育體制之內，但藉此可對此一時期女學生就學情形做通盤的認識，由資料呈現，女留學生多數為基督徒徒或家境優渥的女性，她們留學的地區包括日本、中國大陸和歐美。其中留日女學生佔大多數，至於女留學生多數來自台南、台中和台北，且以台南居多，據初步瞭解，應與此地人文薈萃、文風鼎盛、女校較多以及教會的鼓勵有關。她們留學的地點主要在東京，另有大阪、京都等地。

由留學生選讀的學校和修習的科目來看，在學校方面，主要集中於專科學校和高等女學校。凡是教徒多就讀教會學校，如青山女學院；另外，乃以個人興趣和能力而定。在修習科目上，以攻讀醫藥、家政、音樂和美術的人居多，當時習醫是留

日的熱門科目，故矢志習醫的女學生也不乏其人，並成爲台灣開業女醫師和女藥劑師的先導。

至於女留學生於日本的活動情形，由學習方面來看，她們必須突破語言和學業上的困境，舉凡語言程度不佳者，通常得先入一年制的預科，迨至水準齊一後，始獲准正式就學；由生活方面來看，女留學生多數居住校舍，也有少數寄住日人或親友家中，或與數位留日學生合住一屋，聘請日人或有經驗的台民代爲照顧；另則隨家眷定居。女留學生日常的活動相當規律，除了讀書之外，甚少有社交活動。不過，由資料顯示，有少部份女學生參與留學生的民族自覺運動和社會運動，顯然這是受世界潮流和日本國內政治、社會運動的影響，但參與的人數究有多少，不得詳知。

有關留學大陸和歐美的人數目前缺乏資料，無法確知，只能得知部分人名或片斷資料。有關留學生修習的科目或學習情形更不得詳知。根據資料，在中國大陸留學的女學生，受民族自覺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影響，有一部分女留學生十分積極的從事社會運動，或參與社團、或撰文呼籲婦女自覺。至於留學歐美的資料則更不易獲得，目前僅知的是，留學歐美的女學生有不少是受教會的資助。

就第五項問題，由上述各項學校的教學與訓育活動，已知教育使台灣女性大異於傳統女性，但從留學生的動向可進一步推知其角色的改變。在就業方面，根據1937年以前（1937年之後，缺乏完整數據）各級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發現，1922年之後，就業率始漸成長，其中以畢業於實業補習學校的女學生就業率最高，公學校居間，高等女學校最少，蓋因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多出身中上家庭，加之，畢業時已屆結婚年齡，因此多半不就業。在職業的分布上，初等學校和實業補習學校畢業生，以從事勞動或生產事業的居多數，並普及至各行業；而中等學校畢業者大多擔任教職，至於日籍女學生的就業率則較低，但也是以小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較高；從日籍畢業女生的就業狀況可以看出，有顯著的差別待遇，以高等女學校和實業補習學校爲例，多數日籍畢業生服務於公職或銀行，與台籍女學生選擇教職或務農有明顯的不同，此係與殖民政府刻意將這些行業開放予日籍女學生有關。

整體觀之，女學生的就業率與就業空間有逐年成長的現象，而引導她們就業的因素何在？根據分析，主要是與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有關，例如放足的女性日增，早婚的女性日減；除此之外，如就業機會的提供、民間的支持及殖民政府的政策，均影響女子就業率的提昇，從職業講習所的設置、輿論的鼓吹、殖民政府的號召以及部份職業規定需具備學歷等，即可知之。迨至1937年之後，女子就業率顯著上昇，此又與殖民政府倡導全國總動員以及男性出征、職業空間的擴大有密切的關係，因此，有更多受過教育的女性投入就業市場。

除了就業之外，另有部份受教育的居家婦女或在職婦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，她們或參加社會組織、或自組婦女團體、或街頭演講，不一而足。這些活動包括由總督府支持而成立的非自發性團體，前者和同化政策緊密結合，具有嚴密的組織和充裕的經費，成爲人數衆多的團體，包括處女會、女子青年團和同窗會。至於自組的婦女團體，她們不僅期望改善自身的地位和現狀，也關懷當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，這些團體中較著名的有「彰化婦女共勵會」、「諸羅婦女協進會」等，另有附屬於「台灣文化協會」、「台灣農民組合」中的婦女部，這些組織可稱爲是台灣婦女運動的先導，但由於她們不容於殖民社會，故參與的人數有限；加之，一九三〇年代之後，台灣總督府政策的加強，這些團體遂遭到取締，此後，婦女的社會活動均在台灣總督府的控制之下。

然而，這羣參與社會活動的婦女，她們由改善家庭、教化社會而至啓發民智，確實對社會產生深淺不一的影響。與職業婦女合併觀之，女子教育的倡導和社會的變遷，不僅改變婦女的角色、地位，也使一部份婦女漸受社會重視，由《台灣人士鑑》、《台灣紳士名鑑》以及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，可以看到一些女性被列入報導，且與當代傑出男性相互輝映。根據當時的社會標準，所謂傑出女性多係服務醫藥界、教育界和藝術界的女性，且以女留學生居多，至於因社會運動而居領導地位的女性，則未被當代的社會認同。不過，迨至光復初期，不斷有日據時期的女性出任民意代表、社會服務工作或機關首長，其中有日據時期的傑出女性，也有社會運動家，她們的角色地位，不再侷限於專業或藝術領域，與殖民時代形成強烈對比。

三

綜括前述觀察，得到三項結論：

一、根據台灣總督府教育政策建立的女子教育，確立了台灣女子教育的地位，提供與傳統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，也塑造了現代女性，然因殖民教育是在達成極端同化的目的，故以培養賢妻良母和忠良愛國的日本女性爲教育女子的目的，使得教育的內涵相當狹隘。

二、在女子教育發展期間，總督府居主導地位，台灣知識界扮演輔佐角色，期使女子教育蔚爲風氣，而這一項努力卻因總督府缺乏誠意而致發展有限，使女子教育未延伸至高等教育，使受教女性未普及至中下階層，也使有志向學的女性失去深造機會，誠然是發展女子教育的致命傷。

三、教育具有提昇婦女地位的作用，使部份女性因自覺而投入社會，或謀求自力、或改進社會，無形中改變社會結構；惟在缺乏自主和公平的殖民社會，她們未能有突破的發展。